

從老地圖中學習到的事

最近在書局看到一幅掛在牆面由數千片小單位所組成的古地圖拼圖，主題大約是十七世紀所描繪的世界航海圖，畫面中充滿了裝飾性的古典韻致，巴洛克式的框邊設計與精巧的繪畫十分華麗，此外，這張地圖似乎也透露出某些不為人知的訊息，它向世人展示了中古世紀西方國家為了擴張殖民地與宣誓海權，全力發展海運下的卓越成就。

地圖經過了數十世紀漫長的演進，逐漸形成了如今多樣的面貌，每張地圖都為了滿足某種特殊的目的與意圖而生，有些只是做為裝飾甚至是炫耀之用。若我們仔細觀察某些古地圖，這樣的推斷便很容易得到支持，因為有許多地圖它們的製作目的並不只是指引方向而已，背後的象徵意義恐怕要比表面更加精彩有趣。

■ 地圖是權力的象徵

曾經閱讀到理查·伍爾曼（Richard Saul Wurman）在其著作《資訊焦慮》（Information Anxiety）□一篇探討地圖的文章提到“有史以來地圖一直被視同力量的代名詞，無論圖上所繪的是關於狩獵區、貿易路線、軍事要塞或寶藏。□這個說法無疑表達出作者對於地圖的另一種詮釋方式與觀點。每一張地圖的背後其實都隱藏著一種以上的製作目的，是用來宣告疆域主權？用來尋找失落的寶藏？標示戰略佈署？還是協助旅人找到最終的目的地？無論目的為何，它們有意無意地透露出製作者對於地圖所賦予的高度期待，

甚至觀察到幕後的資助者在直接或間接地影響著地圖的觀點與內容呈現的方式。

我們可以看到許多古今中外的例子，證明了地圖其實是有其立場的，它不僅僅只是空間的描述，還是權力的象徵。舉例來說，我們一般所謂的「疆域」，在地圖上只不過是條輪廓線罷了，但是在政治語言的詮釋上，疆域面積的大小卻往往暗示著一個國家或城邦的強盛與否。有鑑於此，古代一些好戰的君王往往在攻城掠地之後，以重繪後的地圖來宣誓主權、誇耀戰績。相反的，一些戰敗的國家卻也得捧著地圖來到敵人陣營，接受割地賠款的屈辱。土地的爭奪隨著十六世紀歐洲海權時代的來臨，更擴及全球，伴隨著航海圖的大量出現，權力的較勁意味更加濃厚。

古老的年代尚未發展出高空攝影與精密的測量技術，人們對於所謂「世界」的概念仍然是十分的模糊，繪圖者只能憑著零散的航海經驗與簡單的觀測技術來勾勒地球表面的形貌。有趣的是，許多君主多半會將他所統治的領土畫在地圖的中央，四周以海洋與其他的陸塊環繞，儼然以世界的統治者或中心自居。從地圖的繪製行為中，我們可以清楚看到主觀立場與權力象徵一直主導著地圖的走向，只要是手繪的地圖，這種現象就屢見不鮮。

十六世紀以後印刷技術已有卓越的進步，線條細膩的刻版印刷讓地圖的製作品質大幅提升，然而早期地圖的上彩工作仍需要以手繪來完成，畫匠的上色功力遂成為地圖成敗的關鍵，隨後地

圖的裝飾性越來越明顯，繁複的線條愈見華麗，色彩也更為細膩。於是製作地圖不再只是描述疆域的單純目的而已，它除了讓閱讀者看見了領土、山川、海洋、全世界，甚至還會被地圖製作的資助者的炫耀心態所震懾。

接下來介紹一張名為Leo Belgicus 的插畫地圖是一個經典的例子，地圖所描繪的對象是「荷蘭與比利時」（the Netherlands and Belgium），最早是由奧地利的地圖創作者Michael Aitzinger在1583年所創作，如此的構圖方式，在當時蔚為風潮，許多的地圖競相模仿，成為一種極為特殊的地圖風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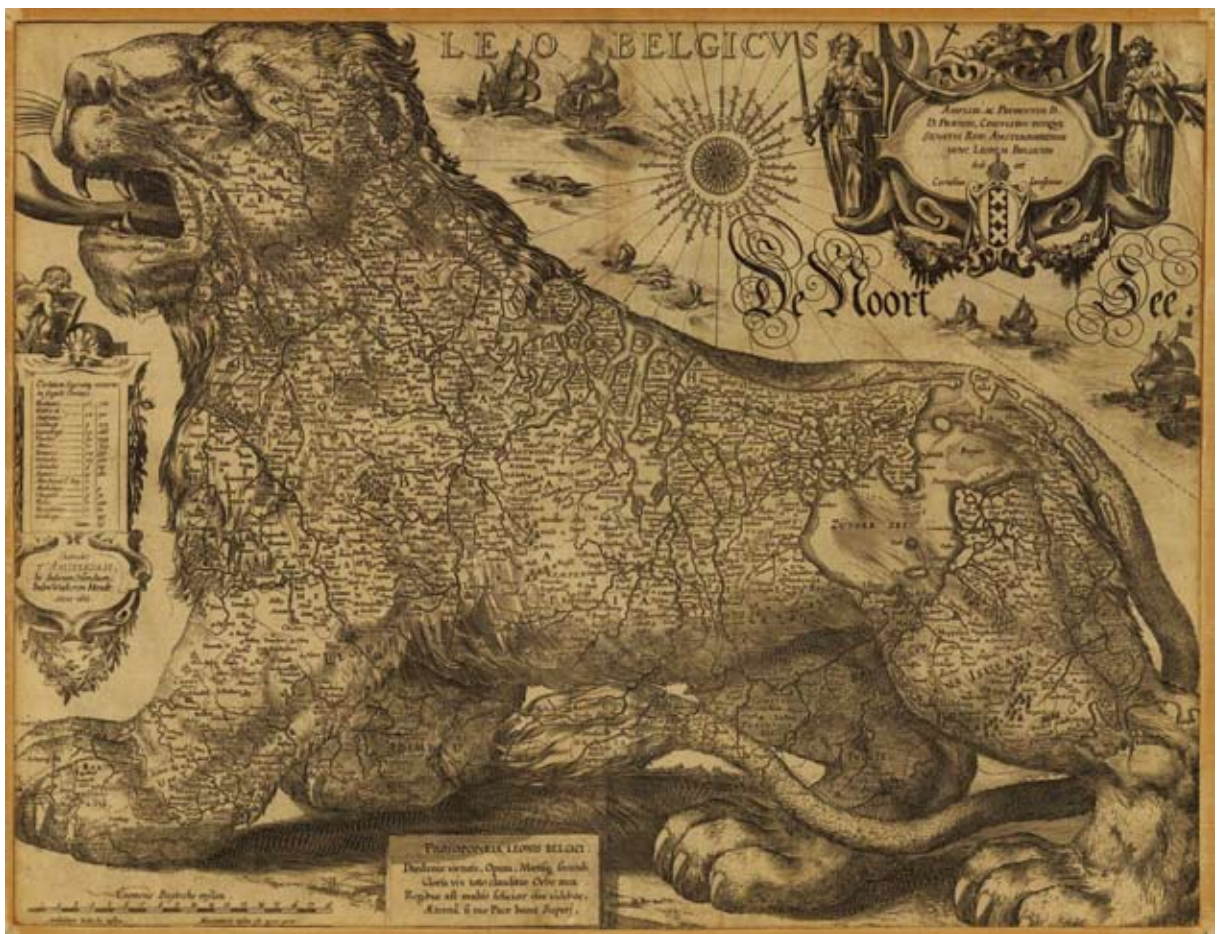


描寫十六世紀時期的荷蘭聯合王國地圖
（Leo Belgicus獅子地圖）

十六、十七世紀「荷蘭聯合王國」(Kingdom of the Netherlands) 時期的領地包括荷蘭、比利時、盧森堡等國，在脫離西班牙的統治之後，成為叱吒風雲的海上強權國家，製圖者很有技巧的將這些領地的輪廓描繪成一頭張口咆嘯的獅子，象徵意味十分濃厚，不僅透露統治者

的霸權心態，畫面還充滿誇耀的視覺效果。地圖中獅子的四肢與尾巴都是製圖者添加上去的，加上許多部分都與真實地理位置不符，它的裝飾與藝術價值恐怕早已超越其實用性了。

下方一張〈Leo Belgicus地圖〉則是由



Jodocus Hondius 在1611年創作的 Leo Belgicus 地圖

Jodocus Hondius在1611年創作的版本，比較特殊的是獅子身體的方向正好與原來的地形左右相反，而且在版刻的製作下了更多工夫，藉以強調身上毛髮的層次與立體感呈現。Jodocus Hondius將許多匯入大海的河川很有技巧地轉化為獅子背後的鬃毛，細膩的紋理其實是密密麻麻的地名。雖然這張地圖的指示性並不高，但是黑色線條的精密描寫，仍然可以讓製圖者展現刻意裝飾畫面的強烈企圖，是一幅非常經典的版畫創作。

接著，再舉個代表性的例子是一張名為〈歐洲女王〉(Europe as a Queen) 的地圖。這張地圖比較特別之處是描述歐洲的角度與我們認知不同，呈九十度旋轉，最早的創作者Sebastian Munster在十六世紀出版了這件作品，可說是一件神奇的隱喻創作，因為它呈現出來的權力象徵意味比地圖的標示功能還更具代表性。

地圖中我們可以明顯看出歐洲陸地變形成為一位女王的形象，穿著粉紅色長袍、頭戴皇冠的加冕形象。女王右手捧著一顆飾有十字架的寶球，寶球的位置是義大利西西里（Sicilia），左手持著權仗，權仗上飄揚的旗幟正是大英帝國，女王長袍上則分佈著法國、德國、希臘、俄國等其他歐洲國家，其間河川貫流、山巒分佈。這張地圖的重點其實是在女王頭頂的皇冠位置，它暗示著權力的中心其實是在西班牙，因為當時西班牙在海權時代是殖民大國，經常以統治者的角色自居，而手持的寶球與權仗，更是將這種征服他國的心態完整的呈現出來。



十六世紀的歐洲女王地圖讓我們見識到古代統治者的政治野心

看過這些具有特殊造形的地圖之後，我們深深體會到古代統治者的政治野心，也認識到地圖在傳播技術並不十分發達的年代裡，在知識傳播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 地圖中的警世意味

地圖雖然經常被歸類到地理空間測量的議題上，但是實際上我們可以瞭解到地圖的功能絕對不僅於此，它可以作為某種態度或觀念陳述的平台，一樣可以在畫面中探討創作者對於某個空間或是環境議題的主張。此類地圖的指示功能依舊，但是在視覺上卻多了一層對事物的隱喻，故事性相對地加強了。

地圖有時候會扮演時事評論者的角色，繪圖者藉由製作地圖之便，行揶揄時事之實，這種類似政治漫畫的手法，巧妙地結合國家疆域的輪廓形象，在畫面上製造出充滿嘲諷意味與濃厚的誇張效果。閱讀者不僅為趣味的內容捧腹不已，還在潛移默化中體會到地圖背後所要傳達的嚴肅議題，是地圖插畫中極為特殊的類型。

這種誇張的插畫作品叫做「擬人化地圖」(Anthropomorphic Map)，它們通常是將一些國家領土形象加入繪圖者豐富的想像力與聯想，轉化成為人物或是動物角色，並賦予每個角色卡通化的性格。這些擬人化角色在實際的地圖位置上產生了戲劇化的互動效果，猶如在地圖上直接演一齣詼諧的鬧劇，警世意味相當濃厚。

過去在歐洲國家這類型的地圖並不罕見，它們通常被拿來當作政治宣傳工具或是雜誌報章的插畫，藉以諷刺政治的迂腐與愚昧。有些作品因為描繪的地理位置十分精確，深具教育功能，是學習地理極佳的教材。

右頁是一張名為「滑稽歐亞外交地圖」的作品，地圖的一角清楚記載著出版的時間是日本明治三十七年（西元1904年），地圖主要目的是在嘲諷當時的「俄羅斯帝國」（Russia）在十九世紀晚期，不斷地向歐亞地區臨近國家利用其政治力擴張勢力。創作者將俄羅斯形容成一隻貪婪的大章魚，正伸出八條大爪向四面八方攆掠獵物，而這些被侵犯的國家分別被卡通人物化，成為穿著該國傳統服飾的人物，表情充滿驚恐或痛苦，而被章魚爪所纏住的國家，最後便化為白骨。根據地圖文字上的形容，在日本人的眼中俄羅斯帝國猶如一隻貪得無厭的黑色章魚，每次出手總是緊抓著獵物不放，直到對方窒息而亡，但是偶爾也會一時失手，被到手的獵物反咬一口。這張地圖雖然竭盡所能的將對方嘲諷一番，但是同時也表達了對於當時國際局勢的憂心，是一張極為生



英文版的章魚地圖 (Serio-Comic War Map for the year 1877)



創作於1904年的滑稽歐亞外交地圖

動的「諷刺畫」(Caricature)。這類以章魚為主題的地圖，過去也曾在歐洲的地圖作品中出現過，而俄羅斯也總是以各式醜陋的形象出現，可見東

西方地圖表現手法的交流，早在一百年前已十分普遍了。



Paul Hadol 在1870年所創作的歐洲地圖

上面這張歐洲地圖也有異曲同工之妙，創作時間在1870年，每個國家均經過巧妙擬人化變成各式滑稽的角色，造形比前面的作品更為誇張。例如英國被描述成醜陋的老太婆，愛爾蘭則是被老太婆用繩索牽著的小熊，西班牙成了壓在葡萄牙上方悠閒平躺的肥婦，士兵造形的波士尼亞在共產國家的擠壓下倒臥在地，而法國被描述成動作粗俗的農夫，北歐的挪威與瑞典則變成一躍而下的狼狗，俄國一如往常被描述成一面目猙獰的

惡人形象。這張地圖不僅充分詮釋當時歐洲的政治局勢與各國彼此間的政治角力，而且還很有技巧地開了某些國家的玩笑，把不同的民族特質表達得十分傳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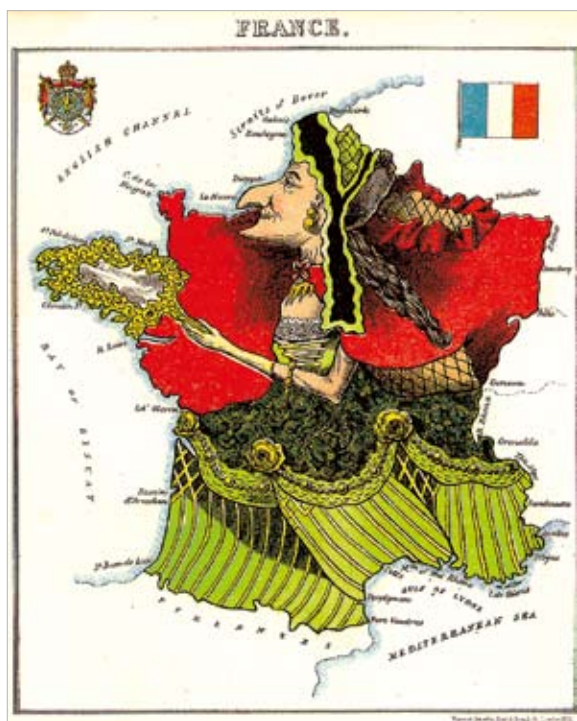
■ 從趣味中認識世界

試想如果我們能夠將漫畫變成學習的工具，融入原本單調的地理課本之中，搖身一變成為有趣好玩的遊戲，那就不會有那麼多人的地理課慘遭被當的命運了。

還記得筆者在讀小學的時候，總覺得地理課是一堂非常傷腦筋的學科，因為有太多世界地圖與地理方面的知識必須背到腦海裡，辨識這些造形迥異又奇形怪狀的地圖的確是件辛苦的事。所

幸當時買到一本地理的參考書，內容只要是關於地圖的課題，都輔以有趣的卡通插圖，藉以協助學生牢記這些地圖的形貌。時隔多年在筆者腦海當中，許多國家與中國大陸各省的長相，仍然清晰可辨，這真的要歸功於這本參考書編輯者的用心與創意。

其實早在一百多年前，英國早已發展出類似的教學輔具，以下這套漫畫式的地圖插畫，就是這樣的一個例子。它們是摘自於《地理好好玩》（Geographical Fun- Humorous Outlines of



法國的擬人化地圖



德國的擬人化地圖



愛爾蘭的擬人化地圖



義大利的擬人化地圖

Various Countries) 的教學繪本，出版的年份是1868年，作者Harvey, William運用他高超的聯想力與幽默感，將所有的歐洲國家擬人化。地圖中的人物有女有男，且多半穿著該國的傳統服飾，充滿各種民族的文化風格，地圖的角落都清楚標示該國的國徽及國旗，並且在圖形四周詳細記載地名與說明文字。這裡的每張地圖都使用鮮豔的色彩，人物的姿態也十分活潑，雖然某些造形有些牽強，但是若以單純教學目的來觀察時，這些看起來有點怪異的地圖，卻能夠幫助許多學童加

深學習的記憶。

時至今日，當我們再次欣賞這套地圖集時，仍然會為繪圖者的巧思與幽默所感動，在一百多年前已有那麼傑出的教學工具出現，不僅人文性質濃厚，還兼具極高的藝術價值。

■ 解開城市地圖密碼

細心的讀者不難發現，地圖並不等於真實的世界，它們其實是將地理空間加以篩選、簡化、強調圖形化甚至文字化之後的結果。如果地圖沒有經過這些步驟的轉化，那麼和衛星空拍照片有何差異呢？地圖的製作自然是有其邏輯性的，我們將它歸類在「資訊設計」(Information Design)的一環，強調必須要具備完整的說明性與資訊傳遞的功能。

以往我們多以「閱讀」來形容地圖進行解碼的過程。換言之，地圖設計之初就必須事先考量到要如何與讀者進行溝通。這種溝通的方式，必須要是簡易的、友善的甚至是以大眾化為前提。沒有人想要拿到一張畫得色彩繽紛，內容卻標示不清的地圖來找尋方向吧？

地圖應該在人們的認知過程中提供適時的指引，由於它是將廣闊現實的空間濃縮在一紙張中，所以地圖上的每項資訊都必須清晰、精簡，畢竟大多數人對於地圖的態度僅僅侷限在「工具」的角色而已，使用它的時間非常短暫，若是出現標示不清、資訊太過於繁雜的情形，都會造成閱讀者的困擾，地圖的功能便會大打折扣了。

「城市形貌」(The Image of The City)的作者凱文林區(Kevin Lynch)在書中表示，一般人對於城市的印象，其實是來自於許多關於該都市的相關影像所交疊而成的，市民、建築、街景、商店、車站甚至於季節的變化等等元素，在經過拼湊之後，整個城市的形貌便會油然而生。

凱文林區更進一步提出五個構成城市形貌的基本元素：路徑(Path)、輪廓(Edges)、區域(Districts)、交會點(Nodes)、地標(Landmark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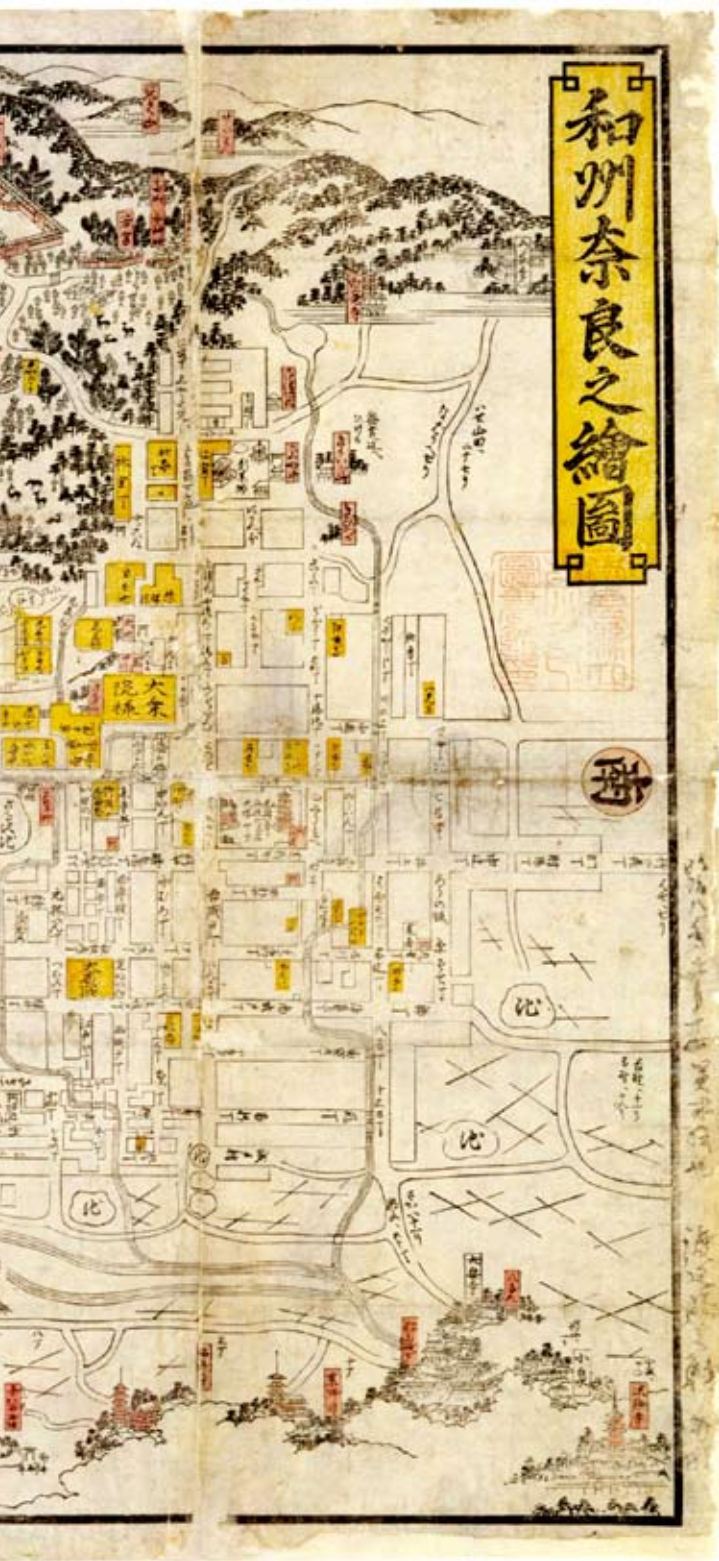
以上這五個元素其實都可以在同一張城市地圖上具體呈現，可別以為只有現代的城市地圖才有如此豐富且完整的描述，回顧過去許多高度開發的文化古都早在數世紀之前便已發展出成熟的地圖系統，清楚的記載著該城市的城牆、街道、建築、地標等重要資訊。我們若是將不同年代不同時期的城市地圖拿來比較，就可以對照出一個城市發展的軌跡與規模的變化。古地圖還能夠透露出當時的經濟活動、宗教信仰、交通系統等重要訊息，是研究歷史文化不可或缺的參考資料。

「和州奈良之繪畫」是一件相當具有代表性的古日本城市地圖，製作者是中沢八兵衛，完成於元治元年(1864年)，描述的是日本的文化古城奈良。奈良是一個充滿日本傳統文化與古代建築的都市，特別是以古寺聞名全國。這張地圖的珍貴之處是它以「案内図」(導覽地圖)形式呈現，並以精確的丈量方式描繪整個城市的正確比例。

地圖的重點主要是描述奈良的八大景點與七大寺廟，並詳細記載景點間的相對距離與位置，提供前去旅遊的民衆完整的資訊。為了增加地圖的資訊，在靠近左方邊緣的地方還加入文字說明與分成十二等分的羅盤，清楚標示出地圖的方位，資訊呈現相當的完整。另外，地圖的製作者還特別將奈良的寺院建築以紅色標示，將地方機



和州奈良之繪畫（奈良縣立圖書情報館）



構、接待所、官府等據點以黃色標示，對於閱讀者來說，一目了然非常清楚。

「和州奈良之繪畫」出現於一百多年前的日本，歷經三次的修訂與改良，象徵著地圖的測量技術已日趨成熟，不僅如此，也看見了日本人對於地圖資訊說明部分的認真與設想周到。對於現代地圖閱讀者而言，在傳統木刻版畫的線條中，整個城市的形貌浮現於眼前，神遊其間可以看到奈良在百年之前的都市風貌，值得慢慢品味欣賞。

■ 小結

這幾年我們可以看到許多地圖集的專書在書局架上出現，有的是人造衛星空拍的台灣作品，有的純粹只是旅遊交通行程報導，更有一部分是最讓筆者欣喜不已的，那就是古地圖的集結成冊，無論是日治時期或是歐美百年以上的地圖，精美印刷都讓人愛不釋手。這些古地圖的再現，不僅讓人能夠一窺過去年代的輝煌歷史，還可以同時欣賞到地圖藝術之美。可喜的是，台灣的出版業已越來越重視傳統文化保存的重要性，努力地將一些即將軼失的文化資產公諸於世，讓年輕一代能體驗到研究歷史的美好。

總而言之，當我們下回有機會欣賞到這些珍貴的老地圖時，除了表面形貌之外，或許可以嘗試找尋一下這些地圖的背後所隱藏的意涵與目的，想必一定會有意外的收穫。